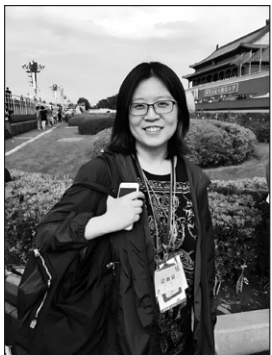


在路上

○吴 晶（2016级硕，新闻）



三八红旗手称号
吴晶荣获二〇二四年度全国

我在新华社工作，从事时政和科教文卫等领域报道。到今年，我在新闻采访一线已经工作25个年头了。工作期间，我顺利完成了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职研究生的学习。

理想与现实

“铁肩担道义、妙手著文章”。这是我不知从何时起，却又异常“强势”的理想。然而，这份理想一入职就经受了现实的洗礼。新入社人员都要下分社锻炼，当时我志愿到西部去，想去看看和我从小生活的北京不一样的地方。到了宁夏，我见识了壶口瀑布的磅礴、腾格里沙漠的壮美，走近了西夏文字的研究者和清真寺的阿訇，也体验了山路崎岖、泡面为食、几天洗不上一个澡的基层生活。

最难忘的，是第一次去贫困村探访。那时，还没有今天四通八达的高速，我们在公路边停车，一路步行近50分钟，才到达目的地。在昏暗得看不清物件的土制危房里，我遇见了一位老人，衣不蔽体、眼

神空洞，此前准备好的问题好像一瞬间从我的脑海中被抹去。这是我第一次直面贫困，在这个静默而又强大的敌人面前，我竟然不知怎么向眼前这个老人开口，也不记得后来我究竟问了什么。但是有一个画面，历历在目。我问分社的导师：“他们有东西吃吗？”导师指了指放在门口的一袋面粉，说：“定期会发。”又加了一句：“他们不会饿死，但是他们走不出去。”多年以后，我都忘不了，这句话带给我的震撼。临别，我掏出身上的几十元钱想留给老人，导师又说：“要想真正改变命运，这里的孩子必须读书。”这一次采访经历，让一个刚刚走向社会的我看到了真实的国情和民情，也是从那一刻起，我的心中真正地、深刻地种下了我的职业理想：做一名文教记者，为那些需要的人鼓与呼。

此后，我走过更长的山路，见过更深的沟壑，一次次读到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标语，一次次记录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足迹。从一个记录者的视角看，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，一直在努力求解公平与效率这道复杂的方程，我们每个人，都是解题过程中的获益者和见证者，也应该成为建设者和推动者。在理想照进现实的过程中，依然相信未来。

相遇与共鸣

记者的职业特性就是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和事。有一位采访对象，对我影响很大。他就是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。虽然

当我知道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去世，但是追记他的过程，让我对记者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理解。黄大年和很多爱国科学家的故事有很多相似，放弃优厚的待遇毅然归国，不惜任何代价的科研攻关，甚至是在生命最后时刻还惦记着工作。积累了几十万字的素材后，我从最初的感动变成了震撼，他为了科研进度赶不上会发脾气、摔手机，他为了维护心爱的科研成果会躺在地上拦卡车。经过反复求证，打破思维定式，我们把这些细节全部呈现出来，激起了全社会的共鸣。黄大年曾这样形容他的偶像、“两弹元勋”邓稼先：“看到他，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，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。”后来，很多网友在我们的作品后接龙跟帖：“致敬中国脊梁！”我又一次热泪盈眶，我想，这是精神的力量，也是新闻的品格。

类似的相遇，还有很多。比如，我们清华的赵家和教授。他们就在你我身边，平凡铸就伟大。他们纯粹的灵魂，常常给我生命感悟。有人说，我们处在一个“大师尽逝、信仰缺失”的年代，也有人问我，追寻那些时代楷模，能改变和影响什么？我想，价值只有人心才能称量，稀缺只有被发现才能定义。今天，我们身处一个不再困于少而恰恰困于多的时代，媒体的映射与照亮，可以让更多的价值被看见。这就是社会的良知，也是记者这个职业存在且被尊重的价值。

坚守与初心

时常24小时连轴转，有时背着电脑和打印机满地跑，长年备着腰疼头疼止疼片……当有人问我：当记者忙不忙、累不累、压力大不大？我会把这些真实的状态

告诉他们。他们也会问我：“您有想过离开吗？”我说：“有啊！但是终究，好像还是舍不得。”

舍不得什么呢？我也问自己：也许是遇到新问题时迸发的那种好奇和兴奋；也许是字斟句酌研磨文章的那种沉浸和宁静；也许是亦师亦友并肩作战的那种默契和奋斗；也许是收到受众反馈和采访对象点赞时的那种愉悦和满足……

偶尔困顿，我会读一些积极心理学的书，其中关于心流的学说，给我以启示。心流也是福流，在福流中，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奖励，一种享受和回报，不需要更多外界的激励，也不需要完成之后才获得奖赏。从所做的事情中找到乐趣和意义，化被动为主动，那样收获的不仅仅是成就，还有整个过程之中全然而极致的幸福。

人们常说新闻是永远的遗憾，因为你发出的新闻作品，将永远定格在它诞生的那一刻。所以我一直告诫自己，对每一次采访的相遇尊重珍惜，对每一段经手的字句充满敬畏。这个反复打磨甚至自我否定的过程是浓烈的甚至痛苦的，但是全力以赴之后的坦然，会渐渐成为醇厚的、值得回味的福流。

现在，大家都在讨论AI会不会让记者下岗，DeepSeek的“终极自述”其实是让我震撼的。它说：“当人们惊诧于我的语义生成如同莎士比亚转世，请记得那绚丽的火花，始终源于您掌管的思想燧石。”不管有多少种不确定，有一点可以确定：当答案不再稀缺，最重要的是如何思考和发问，人类思想的疆界，最终可以决定AI的起点与终点。也正因如此，我相信，新闻记者，依旧且必须，一直在路上。